



穀

耕

錄

地

1	曾5
3	
2	



四 僧 5
3
又

輟耕錄卷第三

正統辯

至正二年壬午春三月十有四日上御咸寧殿中書右
丞相脫脫等奉命史臣纂修宋遼金三史制曰可越
二年甲申春三月進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
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冬十一月進金史本紀一十
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又明年乙
酉冬十一月進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
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初會稽楊
維禎嘗進正統辯可謂一洗天下紛紜之論公萬世



發件錄

第三卷

而為心者也惜三史已成其言終不見用後之秉史筆而續通鑑綱目者必以是為本矣維禎字廉夫號鐵崖人咸稱之曰鍊史先生泰定丁卯李黼榜相甲及第以文章名當世表曰至正三月五日伏觀皇帝詔旨起太梁張京兆杜本等爵某官職專修宋遼金三史越明年史有成書而正統未有所歸臣維禎謹撰三史正統辨凡二千六百餘言謹表以上者右伏以一代離合之殊固繫乎天數盛衰之變萬年正閏之統實出於人心是非之公蓋統正而例可興猶綱舉而目可備前代異史今日兼修是非之論既明

正閏之統可定奈三史雖云有作而統猶未有歸共惟世祖皇帝以湯武而立國皇帝陛下以堯舜而為君建極建中致中和而育物惟精惟一大一統以書元嘗惟遼金史之未成必列趙宋編而全備芸臺大啓草澤高升宜開三百載之編年以垂千萬代之大典豈料諸儒之諫筆徒為三國之志書春秋之首例未聞綱目之太節不舉臣維禎素讀春秋之王正月公羊謂大一統之書再觀綱目之紹春秋文公有在正統之說故以始皇二十六年而繼周統高祖成功五年而接秦二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

滅盜而不始於武德稽之千古證之于今况當世祖命伯頰平江南之時武應宋祖命曹彬下江南之歲親傳詔旨有過唐不及漢之言確定統宗有繼宋不繼遼之禪故臣維禎敢痛排浮議力建公言挈太宋之編年包遼金之紀載置之上所用成一代河鑒之書傳之將來永永萬世不刊之典冒干天聽深懼氷競下情無任瞻天望闕激切屏營之至辨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

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

者等耳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繫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群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請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

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二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阿保機披其黨而自尊途耶律光而其執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太遼之號復改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機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

而議者以遼乘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篡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尅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弔辭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且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

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漢爲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爲篡逆不當合爲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爲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爲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

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
 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
 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太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
 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
 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
 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
 以承先朝續二主為正則宋與不必以膺周之禪接
 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
 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
 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在社

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六交
 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
 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自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
 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
 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
 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
 孫享國又凡百五十年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
 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
 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
 子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

之書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見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爲游魂餘魄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非劉蜀牛晉族屬踈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閩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弼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僞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爲南史也明矣再考宋祖生于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丁亥

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次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乎宋之時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秦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吾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乎宋而不在乎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可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

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爲統至於弗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爲何時待今聖人爲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之曷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代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

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畢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

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無讓矣而今白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辭為經而正統六筆

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耻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我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史以繼祖宗未遂之意甚盛典也知其事大任重以在館之諸賢為未定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而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之主意則槩乎其無以為言也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中而無一

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
徇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辨以伺
千載綱目之君子云若其推子牛卵酉及五運之王
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
無以為論

貞烈

至元十三年丙子春正月十八日淮安王伯顏以中書
右相統兵入杭宋謝全兩后以下皆赴北有王昭儀
者題滿江紅詞于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
曾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各播蘭簪妃后裏暈潮

蓮臉君王側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繡華歇龍虎散風
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霑襟血驛館夜
驚塵上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嫦娥相顧肯從容隨
圓缺昭儀名清蕙字冲華後為女道士五月二日抵
上都朝見世皇十二日夜故宋官人安定夫人陳氏
安康夫人朱氏與二小姬沐浴整衣焚香自縊死朱
夫人遺四言一篇於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
食采祿羞為北臣妾輩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
以自新丙子五月吉日泣血書明日奏聞上命斷其
首縣全后寓所夫此四人之貞烈視前日之託隱憂

於辭章者相去蓋萬萬矣是年丞相偏師徇台台之
 臨海民婦王氏者美姿容被掠至師中于未長殺其
 舅姑與夫而欲私之婦誓死不可自念且被汚因陽
 曰能得我為舅姑與夫服暮月乃可事王君千夫見
 其不難於死從所請仍使侍婦雜守之師還挈行至
 唵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吾知所以死矣即齧
 拇指出血寫口占詩於崖石上曰君王無道妾當災
 棄女拋男逐馬來夫面不知何日見此身料得幾時
 回兩行清淚偷頻滴一片愁眉鎖未開回首故山看
 漸遠存亡兩字實哀哉寫畢即投崖下以死死之日

距今且將八九十年石上血債起如始寫時不為風
 雨所剝蝕予昔過其下尚能讀所寫詩唵丞徐君端
 樹石祠刻碑於死所浙東元帥白野秦不華公字兼善狀元及第守越日為立廟像鄉之人私表曰貞婦著作李
 五峯先生孝光為記郡上其事于朝請封如民所表
 先是岳州破時韓氏為游卒所掠以獻諸王將韓知
 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於練裙中題
 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秉開國百戰功
 每陣惟雄整及待周幼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伐
 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即日辭陛下

盡敵心欲逞陳橋忽兵變不得守箕頴禪讓法堯舜
民物普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聘未改祖宗法
天胡肆太青細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天果喪中原
大似裂冠社君誠不獨活臣實無魏丙失人焉得人
垂戒嘗耿耿江南無謝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戎馬來
飛渡以陵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解艦本期固封疆
誰謂如畫餅烈火燎昆岡不辨金玉礦妾本良家子
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銜署紫蘭省直以才德合
不棄宿瘤瘦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晒鴛鴦會雙飛
比目願常並豈期金石堅化作桑榆景旄頭執正然

蚩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一方遭劫虜
六族死俄頃退鷓落迅風孤鸞弔空影簪堅折白玉
瓶沉斷青綆一死空真府憂心長炳炳意堅志不移
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瀟血志節匪轉右
氣噎如吞鯁不作爝火然願爲死灰冷貪生念翹蛾
乞憐羞虎弄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領皇天如有知
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此詩士大夫
多稱道之韓名希孟年十有八魏公五世孫襄陽賈
尚書之子瓊之婦死且三十年而其英爽不昧復能
託夢趙魏公爲書其詩則節婦之名因公之翰墨而

愈不朽矣又岳州徐君寶妻某氏亦同時被虜來杭
 居韓蘄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王者數欲犯
 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王者弗忍殺之也
 一日王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
 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君奚用怒哉王者喜諾即嚴妝
 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
 已投木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
 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
 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
 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

鑑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
 夜岳陽樓杭徐子祥與韓府居相隣嘗聞長老嗟悼
 之及見所書詞故能言其詳某氏余偶忘其姓噫使
 宋之公卿將相貞守一節若此數婦者則豈有賣降
 覆國之禍哉宜乎秦賈之徒為萬世之罪人也

岳鄂王

岳武穆王飛墓在杭棲霞嶺下王之子雲祔焉自國初
 以來墳漸傾圯江州岳氏諱士迪者於王為六世孫
 與宜興州岳氏通譜合力以起廢廟與寺復完美久
 之王之諸孫有為僧者居墳之西為其廢壞廟與寺

靡有子遺天台僧可觀以訴于官時何君願貞為湖州推官河君敬仲九思以書白其事田之沒於人者復歸然廟與寺無寸椽片瓦會李君全初為杭總管府經歷慨然以興廢為已任而鄭君明德元祐為作疏語曰西湖北山褒忠演福禪寺竊見故宋贈太師武穆岳鄂王忠孝絕人功名蓋世方略如霍驃姚不逢漢武徒結志於亡家意氣如祖豫州乃遇晉元空誓言於擊楫賜墓田棲霞嶺下建祀祠秋水觀日落日鼓鐘長為聲寃於草木空山香火猶將薦爽於淵泉豈期破蕩子孫盡壞久長規制典祔田隳佛宇春

秋無所忝嘗塞墓道毀神樓風雨遂頽廟貌休留夜啼拱木躑躅春開斷垣淚落路人事關世教蓋忠臣烈士每詔條有致祭之文豈狂子野僧攬國典出募緣之疏望明有司告之臺省與聖天子錫之圭璋褒忠義在天之靈激生死為臣之勸周武封比于墓事著遺經唐宗建白起祠恩覃異代疏成郡人王華父一力興建於是寺與廟又復完美且杭州申明浙省轉咨中書以求褒贈適趙公子期在禮部倡議奏聞降命勅封並如宋止加保義二字自我元統一兩夏以來名人佳士多有詩弔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膾

炙人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紹翁云萬古知心只老天
 英雄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
 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
 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
 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
 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
 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
 中州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
 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共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
 孤臣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潘子素先生純

云海門寒白澹無輝偃月堂深晝漏遲萬竈貔貅江
 上老兩宮環珮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
 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着青衣林清源
 先生泉生云誰收將骨葬西湖已上他年必沼吳孤
 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鳥廟堂短計慚嫠婦
 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
 屠讀此數詩而不墮淚者幾希然賊槍欺君賣國雖
 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翻四海之波不足以消其惡而
 武穆之精忠靄然與天地相終始死猶生也彼思陵
 者信任姦邪竟無父兄之念亦獨何心哉故余亦有

合與皮意印音遊
狀大也又怒也
要肩願
狀大也肩願音戲

詩云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
斷碣草深蒙粟鼠空山日落叫鞦韆天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
雲困虜囚逆檜陰圖傾大業思陵無意問神州偷安甫遂
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讐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
羞兩宮五國贍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
興武績遂云休烏乎竟死姦邪手顛沛誰為社稷憂黯黯冤
魂遊狴狂紛紛雨淚灑貔貅唯餘滿地萑弘血不見中流祖
逖舟氛氤已塵金匱匣冕旒終換鏡堯鑿姓名竹帛書于載
父子英雄上丘老樹尚知朝禹允遺黎總解說王猷復田

起廢憐僧寺移檄褒嘉賴省侯聖世即今崇祀典
看寵渥到松楸精忠宋所賜廟額此詩在宋曾加封
前作故云時至正己丑也

木乃伊

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捨身濟眾者絕不
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
棺仍滿用蜜浸鑄志歲月于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啓
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
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

輟耕錄卷第三

輟耕錄卷第四

發宋陵寢

吳興王筠菴先生國器示余所藏唐義士傳讀之不覺令人泣下謹錄之傳曰辛亥秋友人端突倪君過余溪上示游杭雜藁中有識唐玉潜事一篇余讀大驚頓足起立曰異哉今世乃有此人有一事願詳告我突乃言曰唐君名珏字玉潜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滌灑以養其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珏怙恩橫肆執燄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

殘支體攬珠襦玉柙焚其齒棄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為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眾謝曰誥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固壽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窳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為匱覆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藪地以藏為文而告誥且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淳屠下令哀憐骨雜

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挫首禍者北焉山陰人始有藉藉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若胥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巳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痕息奄奄若將絕者良久始蘇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我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楫曰籍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陞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寰且貧兼無

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
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
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置賓館一
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
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
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
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
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
數月一事俱愜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
公田所費一己自表出人固奇唐之節而又奇唐之

遇雨高之曰二公真義士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鼎
立頽頽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
乃如此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所
函土堆上作冬青行二首曰馬箠問髀形南面欲起
語野麕尚中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
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夫鑿區區千載護風
雨又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
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劈
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曰珠亡忽震蛟龍
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

神驚一坏自築珠丘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
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王匣走天涯金粟堆
寒起莫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
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
家一騎奉香來余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無恙
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突曰江左運窮天水源涸宋
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招也直以千載
河清六合執一太火運移衣冠道盡臥榻側難容他
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恩完猶狝煦育亡國遺胤
坦無驚猜何物異端無忌憚敢爾至今言之可爲痛

哭已抑吾不能無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丘雖蓬
萊清淺陵岸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
乃出閭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彛物則
獨具於執卑位下者之資稟與余又怪世之言命者
窮通禍福固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忠義所
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元命自作多
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制聖言豈欺我哉
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
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
被程嬰公孫杵臼強有其真孤今者國已亡唐君主

潛賈藏其真骨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
 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此雲溪
 羅先生有開所撰也先生德與人董石林古口翁題其
 後曰釋燄熏天墨毒殘骨不啻鞭屍則骸之慘執張
 威懾孰攬其鋒儒流唐進士念世籍陽和生育雨露
 涵濡之恩忠憤激發毀室捐貲仗義集儔潛遺骸於
 暴露之後拔游魂於獸欄之中身首免異處支體脫
 烈炎視漆身噴鉞者盡在下風精誠動天奇節震世
 錫佳麗偶送麒麟兒陽施陰報捷若影響善者勸矣
 詹廬齋載道復題曰嘗疑武王伐商劍鉞斬擊事竊

意王者之師未必爾也紂死矣既擊之又斷其首注
 天白不已甚乎當時舉天下無非之者而西山餓夫
 獨非之昌黎頌之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
 萬古而不顧者也會稽諸陵非有商辛之虐不幸而
 遭焚崇當時曾無一人動孟陽之哀者嗚呼痛哉唐
 生一寒士耳其執位非如孤竹君之子徒以故國遺
 黎不忍視其上之人之禍之慘憤激於中毀家取義
 爲人所不敢爲於不可爲之時深謀秘計全而歸之
 智名勇功足以驚世絕俗視伯夷固未易同日語而
 一念之烈行之而不顧豈非韓子所謂千百年乃一

人者與余讀羅君所為傳為之掩卷泣下嗚呼尚忍
 言哉天地惟一感應之理有感必應其得報固其理
 耳不然天者有時而難必神者有時而難明善者急
 矣厥後越有新治中來聞其事異其人下車首物色
 得之亟拜亟為禮羅而致之館下又從而振德之唐
 固義士治中亦偉人皆出秉彝好德之真徵唐君不
 能成治中之義微治中不能著唐君之忠是大有功
 於人倫世教者也此傳之所以不可不作也皇慶二
 年夏五月題及見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
 士事蹟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

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
 遇物即以夾投籬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
 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
 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
 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一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
 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
 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
 鴉水到蘭亭更嗚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
 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
 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

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籠所藏尋常螻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此五詩與前所錄語句微不同詩中有雙匣字則是收兩陵骨之意得非林義士詩羅雲溪以傳者之誤而寫入傳中者乎但曰移宋常朝殿冬青植所函土上而作冬青詩吾

意會稽去統止隔一水或者可以致之若夫東嘉相望千餘里豈能容易持去縱持去又豈能不粘瘁作如此想則又疑是唐義士詩且葬骨一事豈唐方起謀時林已先得高孝兩陵骨邪抑得唐所易之骨耶蓋各行其所志不相知會理固有之載考之齊人周草窓先生密祭辛雜識所記云至元二十二年乙酉八月楊髡發陵之事起於天長寺福僧聞號西山者成於演福寺刻僧澤號雲夢者初天長乃魏憲靖王墳寺聞欲媚楊髡遂獻其寺旋又發魏王家多得金玉以此起發陵之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僧宗

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為名告詞，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及凶黨如沈照磨之徒，部冷久夫發掘。時有中官陵使羅銑者，守陵不與之極力爭執，為澤痛箠，脇之以刃，令人逐去，大哭而出。遂先啓寧宗，理宗度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極多。惟理宗之陵所藏尤多。啓棺之初，有白氣亘天，蓋寶氣也。理宗之屍如生，其下皆籍以錦，錦之下承以竹絲細簞，一小廝攫取，擲地有聲，乃金絲所成。或對云：舍珠有夜明者，乃倒縣其屍，樹間瀝取水銀，如此三日，竟失其首。或謂西番僧回回其俗，以得帝主，觸體可以

厭勝致富，故盜去耳。事竟羅陵使買棺製衣，收斂大慟，垂絕。隣里為之感泣。是夕聞西山皆有哭聲。凡晝夜不絕。至十一月復發，徵欽高孝光五帝陵。孟章吳謝四后陵，初欽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請於金人，欲歸梓宮。凡六七年而後許，以梓宮還。行在高宗親至臨平奉迎，易總服，寓于龍德別宮。一時朝野以為大事，諸公論功受賞，費於官帑者不貲。先是選人楊偉貽書執政乞奏聞，命宋臣取神觀之最下者，斲而視之。既而禮官請用安陵故事，梓宮入境即承之，以槨仍納袞冕，暈衣於槨中，不改斂。從之。至此被發掘，斂

微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有朽木一段欽陵有木燈
檠一枚而已蓋當時已料其真偽不可知不欲逆許
亦以慰一時之人心耳而二帝遺骸浮沉沙漠初未
嘗還也高宗陵骨髮盡化畧無寸餘止錫器數件端
硯一隻視為澤所得孝陵亦蛻化無餘止頂骨小片
內有玉鑪瓶一副古銅鬲一隻亦為澤所得昔聞有
道之士能蛻骨而仙未聞并骨蛻者真天人也若光
寧與諸后優然如生羅陵使亦如前棺斂後悉從火
化可謂忠且義矣當與張承業同傳陵中金錢以萬
計皆為屍氣所蝕如銅錢狀以故諸兇棄而不收往

往為村民所得聞有得猫睛異寶者一村翁於孟后
陵得一髻其髻長六尺餘其色緋碧髻根有短金釵
遂取以歸以其帝后遺物度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
家道寔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翁恐甚亟送龍
洞中而此翁今成富家矣方移理宗屍時澤在傍以
足蹴其首以示無懼隨覺奇痛一點起於足心自此
苦足疾數年以致潰爛雙股墮落十指而二聞既得
恚且富不義之財復倚楊髡執豪奪鄉人產業後為
鄉夫二十人伺道間屠而鬻之罪不加衆各不過受
杖而已其愷與楊髡分賊不平已受杖死尚有父在

據此說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蓋嘗論之至元丙子天兵下江南至巳酉將十載版圖必已定法制必已明安得有此事然戊寅距丙子不三年竊恐此時庶事草創而妖髡得以肆其惡與妖髡就戮群兇接踵隕於非命天之所以禍淫者亦嚴矣但云高宗陵骨髮盡化孝宗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者何骨也林義士所收者又何骨也惜余生晚不及識朱季以來老儒先生以就正其是非姑以待熟兩朝典故之人問焉

相術

國初有李國用者自北來杭能望氣占休咎能相人其人崖岸倨傲而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字退樂者設卑饌延致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坐下坐不得其一言以及禍福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與謝媼戚屈來司飯文敏公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方襄陽未被時世皇命其即軍中望氣行踰三兩舍遙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徃徃有台輔器襄陽不被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噫李之術亦神矣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

能洞見肺腑世稱神相

前輩謙讓

延祐間興聖宮成中官李丞相邦寧傳奉太后懿旨命趙集賢孟頫書額對曰凡禁扁皆李雪菴所書公宜秦聞既而命李趙偕至雪菴處雪菴曰子昂何不書而以屬吾邪李因具言之雪菴遂不固辭前輩推讓之風豈後人所可企哉

不苟取

胡汲仲先生長儒號石塘特立獨行剛介有守趙松雪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先生潤筆請作乃父墓銘

先生怒曰我豈為宦官作墓銘邪是日先生正絕糧其子以精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先生卻愈堅觀此則一毫不苟取於人從可知矣故雖凍餒有所不顧也先生送蔡如愚歸東陽詩有云薄糜不繼襖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語之曰此余秘密藏中休釋方也

論詩

虞伯生先生集楊仲弘先生載同在京日楊先生每言伯生不能作詩虞先生載酒請問作詩之法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超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長先生柳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

生先生曰此詩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曰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孟頫詩中有山連閣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梅揭即曼碩先生侯斯也嘗有問於虞先生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百戰健兒德機詩如何曰德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廷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

為然

賢妻致貴

程公鵬舉在宋季被虜於興元版橋張萬戶家為奴張以虜到官家女某氏妻之既婚之三日即竊謂其夫曰觀君之才貌非父在人後者何不為去計而其心於此乎夫疑其試也訴於張張命箠之越三日復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大器否則終為人奴耳夫愈疑之又訴于張張命出之遂粥於市人家妻臨行以所穿繡鞵一易程一履泣而日期執此相見矣程感悟奔歸宋時年十七八以陰補入官迨國朝統上海宇

程爲陝西行省叅知政事自與妻別已三十餘年義其爲人未嘗再娶至是遣人携向之鞵履往興元訪求之市家云此婦到吾家執作甚勤遇夜未嘗解衣以寢每紡績達旦毅然莫可犯吾妻異之視如已女將半載以所成布匹償元粥餼物乞身爲尼吾妻施資以成其志見居城南某菴中所遣人即往尋見以曝衣爲由故遺鞵履在地尼見之詢其所從來曰吾主翁程叅政使尋其偶耳尼出鞵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尼曰鞵履復全吾之願畢矣歸見程相公與夫人爲道致意竟不再出告以叅政未嘗娶終不出

旋報程移文本省遣使檄興元路路官爲具禮委幘屬李克復防護其車輿至陝西重爲夫婦焉

奇遇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浹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畫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子歛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荅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皆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奔者幸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

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
 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白船阻風上岸沽酒
 問其地即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仙祠墻垣皆黃土
 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
 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
 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賢烈

戴右屏先生復古未遇時流寓江右武寧有富家翁愛
 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
 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宛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

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採碎花殘
 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抵不往一分
 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
 處把杯酒澆奴墳土六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
 矣

挽文丞相詩

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無雖使三尺之童亦能
 言其忠義翰林學士徐威卿先生世隆有詩挽之曰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
 日忠如蜀將斫頰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

木知只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可謂善風刺者矣虞伯生先生集亦有詩曰從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為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讀此二詩而不泣下者幾希

禱雨

往往見蒙古人之禱雨者非若方士然至於印令旗劍符圖氣訣之類二無所用惟取淨水一盃浸石子數枚而已其大者若雞卵小者不等然後默持密呪將石子淘漉玩弄如此良久輒有雨豈其靜定之功已

成特假此以愚人耳抑果異物耶石子名曰鮓荅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恐亦是牛黃狗寶之屬耳

廣寒秋

虞邵菴先生集在翰苑時宴散學士家歌兒郭氏順時秀者唱今樂府其折桂令起句云博山銅細裊香風下句而兩韻名曰短柱極不易作先生愛其新奇席上偶談蜀漢事因命紙筆亦賦一曲曰鸞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廬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云殂天數盈虛造物

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蓋兩字一韻比之一句兩韻者為尤難先生之學問該博雖一時娛戲亦過人遠矣折桂令一名廣寒秋一名天香第一枝一名蟾宮引今中州之韻入聲似平聲又可作去聲所以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近

無恙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恙耶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說苑魏文侯語倉庚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漢書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

公再拜鄭注云拜其無恙者顧愷之與殷仲堪踐行人安穩布帆無恙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皇帝致書曰沒處皇帝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太荒中有獸咋人則疾名曰獺獺恙也嘗入人室屋黃帝殺之人無憂疾謂之無恙爾雅曰恙憂也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曰無恙恙或以為獸或以為蟲或謂無憂廣干祿書兼取憂及蟲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廣韻獺字下云獺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噬蟲善食人心是獺恙二義神異經合而一之則誤矣

不亂附妾

維揚秦君昭妙年游京師其執友鄧載酒祖餞既而昇
 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為部主事
 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
 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
 爾秦勉強從命迺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蟲蚋可畏
 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
 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極喜悅
 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
 答簡附便驛報吾鄧公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公付

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夫柳下惠夜宿郭
 門有女子來同宿恐其凍死坐之于懷至曉不為亂
 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其執燭至朝不
 二志故千古以為美事今秦之於此女子也相從數
 千里飲食起居無適而不同又非造次顛沛者之比
 可謂厚德君子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宦

可謂... 門首... 言...

輟耕錄卷第五

角端

金華黃先生嘗云子將以舉子經學取科第有一賦題曰角端亦曾求其事實否乎余曰未也因記史記司馬相如傳獸則麒麟角端之語退而閱之按注郭璞曰角端音端似豬角在鼻上堪作弓又云似麒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張揖云角端似犀角可以爲弓以此推之豈亦麟之屬與及考符瑞志名臣事略癸辛雜識等書仍始得其詳蓋太祖皇帝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其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

然能作不語云此非帝世界且速還左右皆震懾獨
耶律文正王進曰此名角端及旄星之精也聖人在
位則斯獸奉書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
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馭載稽之前志神禹氏治水功
成天降飛莧日行三萬里而未嘗善言也又后土跌
蹄之獸至善言而未聞其獨角也軒轅獲飛黃而獨
角漢武獲獸并角而五蹄又未嘗聞其能言善馳也
及聖祖誕膺天命而角端出焉夫一角者所以明海
宇之一萬八千里之涉者所以示無遠弗届也此又
天將開天下於大一統之象也至正庚寅江浙鄉試

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院中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
其狀若猛獸者軍卒從而喧哄因出角端為賦題

劈正斧

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徧地文藻
粲然或曰自殷時流傳至今者如天子登極正旦天
壽節御太明殿會朝時則一人執之立於陛下酒海
之前蓋所以正人不正之意

興隆笙

興隆笙在太明殿下其制植衆管于柔韋以象大匏土
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簧鳴篳自為二孔雀笙鳴機動

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尚食麪磨

尚食局進御麥麪其磨在樓上於樓下設機軸以旋之驢畜之蹂踐人役之往來皆不能及且無塵土臭穢所後乃巧工瞿氏造焉

僧有口才

太德間僧膽巴者一時朝貴咸敬之德壽太子病瘵薨不魯罕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邪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

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此語即吾儒死生有命之意異端中得此亦可謂有口才者矣

鄧中齋

鄧光薦先生刻號中齋廬陵人宋亡以義行著其所賦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羸掣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矣又有贊文丞相像曰目煌煌兮踈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嗚呼孰謂斯人不在世間

汪水雲

汪元量先生 大有號水雲天兵平杭日詩曰西塞山邊
 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
 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
 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濕鈴鸞童兒賸遣追徐
 福羈鬼須當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
 呼韓此語尤悲哽先生詩有水雲集

厚德

徐文獻公 琰字子方至元間為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
 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為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
 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之隨

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為厚德長者

毀前朝玉璽

後至元間太師伯顏出太府監所藏歷代玉璽磨去篆
 文改造押字圖書及鷹墜等物以分散其黨與蓋先
 以奏請故也獨唐武氏一璽玉色瑩白製作如官印
 璞僅半寸許因不可它用遂付藝文監收之竟獲永
 存豈武氏之智能料之乎

披秉歌訣

天子郊祀與祭太廟日百官陪位者皆法服凡披秉須
 依歌訣次第則免顛倒之失歌曰襪履中單黃帶先

全 裙袍蔽膝綬紳連方心曲領藍腰帶玉珮丁當冠笏

三教

李木魯獅子翬公在翰林時進講罷上問曰三教何者為貴對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上曰若然則儒賤邪對曰黃金白璧無亦何妨五穀於世豈可一日闕哉上大說

授時曆法

授時曆要法歌曰授時曆法君要知但以九年舊曆推古云但看九年兔望日便是今年正月月大月小起初一看其初一

地支

天不言子者為詩句所拘然舉支以子也當推九年前曆每月初一是何干支便以此干支

依後法

大月天干五支九且如大月天干五支九

五數也

子至申九數也即戊申為今月朔也小月天干四地八耦且如小月

支八假令

初一日丙寅即丙寅為今月朔也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

也即巳酉為今月

朔古云前九之年起算法大月

四八九小月大三十日無差

如月初一巳酉即月大也

小分明只廿九

如月朔數至次月朔節氣只憑九年

曆假若造甲午年曆

二十四氣真端的要知今年節

年中是夫干三數地支七

假如癸亥日癸見乙孰記

心中須歷歷定時二十四年取逢時遇八君無慮

逢

奧處閏月本來中氣無古云閏月無中氣何勞物外更它圖
 世人諳得神仙術不是愚氓是丈夫又歌曰九年二月
 月半便是正月前九年二月初一日辰該九十七箇半月二千八百八十八日六甲轉四十八周只九年中取大小無差失又歌曰
 若要求立春相衝對食神假如前九年甲子日立春午日立春也二閏月無中氣說與惺惺人又一法云十四燕進此古有數九九之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
 矣正如至後一百六日為寒食之類豈特此為然凡
 推算皆有約法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算至之
 餘更看大小盡決定不差殊謂如來歲合置閏止以

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如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冬至則本月尚餘八日則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
 盡則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斷十二日足
 則復起一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
 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
 時初初刻立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
 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
 三時辰謂如今年是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
 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又求節
 悉歌曰驚蟄五時二刻求清明十時四刻流立夏一

日三時六芒種一日九時周小暑二日二時二立秋
 二日七時四白露三日零六刻寒露三日六時至立
 冬三日十一二大雪四日四時四小寒四日九時六
 五日三時交新歲節遇子時加一日此為捷法君須
 記又一年約法云一周年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一
 月節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半月一氣十五日零二時
 五刻又食神定法云甲食丙乙食丁丙食戊丁食巳
 戊食庚巳食辛庚食壬辛食癸壬食甲癸食乙其捷
 要但取我生之干陽配陽陰配陰是也又時刻約法
 歌云二十四蒸漸差除循環時刻四同途單逢正四

換初上正三依舊復初初又乘除法推算二十四氣
 時刻云其法不論何歲何月但以日為百數時為十
 數刻為零數初一至初十於百上下數如過初十於
 午上下數假如正月十一日亥正一刻立春欲求中
 氣則先下一千一百數十一日故也再下十二數亥
 時故也如子一丑二之類復加一千五百二十五數
 共得二七三三則二十七日寅初二刻雨水也何以
 知為初二刻蓋零一數初初刻二數初一刻五數初
 二刻四數初三刻五數正初刻六數正一刻七數正
 二刻八數正三刻此立成法也今零三數是乃初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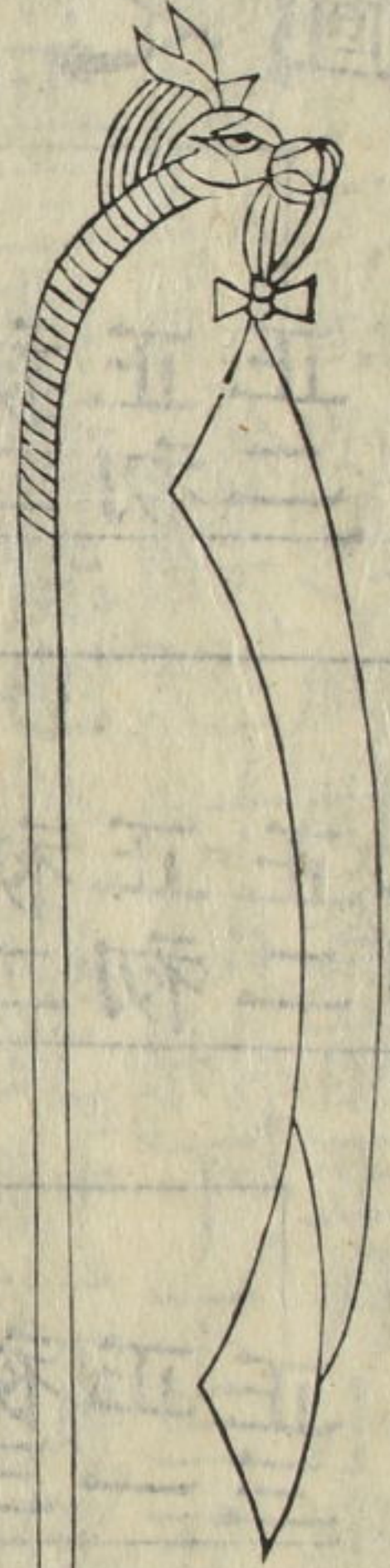
時刻約法之圖



刻矣欲求二月節則於前數上加三五二五即前
 二十五也此項數節為前正月小盡除去二十九日
 悉中悉皆以之加用如遇大月除去三十日如
 如遇大月則除去三十日如下三五八則十三日辰
 算中悉則不除大小月剩下一三五八則十三日辰
 時正三刻驚蟄也餘做此時以上則退十二時如
 日八刻為一時如遇九刻以上則退八刻如

此圖係在... 至... 日... 立... 中...
 其法... 不... 何... 日... 日... 日...
 其法... 不... 何... 日... 日... 日...

功布



喪太記云士葬用國車國音船示專反或一綽無禪
 比出宮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
 壙無矣舊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
 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
 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
 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乘人故有柩車

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注云居
 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
 節使執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阪時也道
 有仰謂上阪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
 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
 阪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阪也
 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布使知道有
 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
 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
 邊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

△拂音弗 拭也
陰也
△拂音崩 相牽引
又手影方曰

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
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谷肆也商祝免祖執功
布入自西階注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
有所拂拭賈釋云拂拭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
拂拭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
拭謂拂拭去凶邪之炁也出聶崇義
三禮圖

人中

錢唐陳鑑如以寫神見推一時嘗持趙文敏公真像來
呈公授筆改其所未然者因謂曰唇之上何以謂之
人中若曰人身之中半則當在臍腹間蓋自此而上

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暨二便皆單竅三畫陰
三畫陽成泰卦也

發燭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銛硫黃塗木片頂分許
名曰發燭又曰粹兒蓋以發火及代燈燭用也史載
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人之
所製與采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
作燈之緩有知者批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
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
寸按此則粹寸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為

嫁故人女

沈仲說右姑蘇人年四十未有子其妻鄒氏候其宅適
 為置一年少貌美之妾及歸命出拜將以奉枕席仲
 說詢其鄉貫祖父來歷始不肯言詢之再泣而曰妾
 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粥於此仲說惻然淚
 下因囑妻曰此女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以為
 妾當如已子視之即尋其母使擇婿仲說備奩具嫁
 之邦人稱之至今不置夫嫁人之女為妾為妓為娼
 者古有其人矣今則未聞也仲說誠賢矣哉

平反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至元七
 年庚午公為戶部尚書歲旱蝗世祖特命公錄山西
 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
 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免公
 燭其誣召鞠魏妾榜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
 謂獨陷以是罪可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
 溺愛受欺當妾罪死觀者神之或容賞泣下

勘釘

姚忠肅公至元二十年癸未為遼東按察使武平縣民

劉義訟其嫂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
屍無傷憂懣不食妻韓問之欽語其故韓曰恐頂顛
有釘塗其迹耳驗之果然獄定上讞公召欽諦詢之
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妻處子邪曰再醮令有司
聞其夫棺毒與成類并正其辜欽悸卒時比公為宋
包孝肅公拯云

碑志書法

嘗聞諸翰林大老云古碑刻中單書國號曰漢曰宋者
蓋其建國號詔曰漢曰宋也我朝太元二字在詔旨
不可單用又凡書官銜俱常從實如廉訪使總管之

類若曰監司太守是亂其官制久遠莫可考矣又篆
蓋二字止可施諸壙石若於碑須曰篆額為是

雕刻精絕

詹成者宋高宗朝匠人雕刻精妙無比嘗見所造鳥籠
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
鳥纖悉俱備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
年無復此一人矣

題跋

劉涇溪先生會孟題蘇李泣別圖云事已矣泣何為蘇
武節李陵詩噫馮海粟先生子振題揚妃病齒圖云

華清宮一齒痛馬嵬坡一身痛漁陽鼙鼓動地來天下痛陳伯敷先生繹曾題楊妃上馬嬌圖云此索清平調詞赴沉香亭時邪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邪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余觀三先生之跋語痛快嚴峻抑揚感傷使後世之為人君而荒於色為入臣而失其節者見之寧不知懼乎

隆友道

張毅父先生千載廬陵人而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

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製一櫝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屍先生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束髮其英爽尚如此劉涓溪紀其事贊于公畫像上曰間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尋約亦念東芻豈其英爽猶累形軀同時之人能不顙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鄧中齋題曰日炯炯兮踈星曉寒氣鬱鬱兮晴雷殷山頭碎柱兮壁完血化壁兮心丹嗚呼曾謂斯人

不在世間

朱張

宋季年群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
 雄長陰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崇
 明鎮特甚清嘗僱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
 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
 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
 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
 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下逢淺角識之杭吳明越
揚楚與幽
萊解密遼解俱岸大海固舟航可通相薄胸山海門
水中流積堆於江沙其長無際流海者以竿料淺深

此淺生用故曰料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
 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
 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
 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
 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天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
 渚水又絕江淮迤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
 未鑿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
 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
九年也上方注意嚮
 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二百萬石二人者父子
 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偏天下庫藏

倉吏相望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氣意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太德六年冬也

見胡右塘先生所撰何長者傳

交誼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月日在前閔以計力反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歷官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嘆曰復何面目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眾以疾對陳曰必為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

閔臯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而食祿者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一公署惟有以教正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假宅以死

吾鄉周待制先生

仁榮

字本心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

公道輿疾至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先生讓正寢居之妻子咸不然先生弗顧未幾楊死箱財廿八莫有主者楊之弟請先生求分財先生曰若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事之費自己出終不利其一毫對眾封籍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與之

清風堂屍迹

福州鄭丞相府清風堂石階上有臥屍迹天陰雨時迹尤顯蓋其當宋季以暮年登科未幾拜相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顯時侵漁百姓至奪其屋廬以廣居宅有被逼抑者遂自殺於此今所居為官執豪奪子孫不絕如綫因記宋臨川吳曾能改齋漫錄云建炎四年五月楊勅叛卒由建安寇延平道出小常村掠一婦人逼脅欲犯之婦人毅然誓死不受汚遂遇害橫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之而其屍枕籍處痕迹隱然不滅每雨則其迹乾晴即濕宛如人影

往來者莫不嗟異鄉人或削去之隨即復見覆以它土而其迹愈明今三十年矣與順昌軍員范旺事畧同但范現迹街磚而此現於土上耳范死以忠婦死以節小常村去劔浦縣治二十里以漫錄言之則二人之死足以驚動萬世宜其英烈之氣不泯如此若清風堂者不過冤抑之志不得伸以決絕於一時耳亦何為而然哉豈幽憤所積結致是邪此理殆不可曉

坐右銘

翰林學士盧疎齋先生 字處道涿郡人坐右銘大書

一天字其下細注六字云有記性不急性可謂知畏天者矣

掘墳賊

杭瑪瑙寺僧温日觀能書所畫蒲萄須梗枝葉皆草書法也性嗜酒然楊總統飲以酒則不一沾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掘墳賊云

廉介

李仲謙思讓滕州鄒縣人前至元間由嘉興路吏貢補浙西按察司書吏廉介有為上侍父母下撫兩弟每退食自公則閉戶讀書稽今考古而教訓之俸薄奉

養不給婦躬紡績以益薪水之費仲謙止有一布衫或須浣濯補紉必俟休暇日至是若賓客見訪則俾小子致謝曰家君治衣弗可出雷彦正號苦齋者清正慎許可人也時為使偶戲謂曰外郎穿布衲到敢暴着珍珠仲謙畧不答徐至本案書寫辭退呈狀壓几上而歸使知深悔失言親謁謝過請其出終不允使去他使來復往請始復役後仕至憲官

甲午節氣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歲節悉正月一日壬子立春二月二日癸未驚蟄三月三日癸丑清明四月四日甲申

立夏五月五日甲寅芒種六月六日乙酉小暑七月七日已卯立秋八月八日乙酉白露九月九日丙辰寒露十月十日丙戌立冬十一月十一日丁巳大雪十二月十二日丁亥大寒

先輩謙讓

武林錢思復先生惟善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先生為江浙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九客請納步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右二事可見

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待人接物者如此

雙竹杖

曰廷玉先生瑛號湛淵錢唐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為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歿先生有二子或以為先兆云

輟耕錄卷第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輟耕錄卷第六

蘭亭集刻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冊乃宋理宗內府所藏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併錄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州郡

修城本葉仲山跋

定武潤行若合一潤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霍子明跋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

兩京斷石

永興

古懿郡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金陵三米

米芾米尹仁米尹知

永嘉

古霄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

褚遂良摹

戊集一十刻

內府

高宗臨定武

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大清開皇

祕首

內殿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已集九刻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鈎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鵝黃棗木黃紙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詵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艫對紫金浮玉群山迎快風消暑重裝

番易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杜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楔帖考

姜白石先生楔帖偏傍考云○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拆
 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
 字左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事字
 脚斜拂不挑○流字內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殊
 字挑脚帶橫○是字下足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畧
 反捲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草草發筆之狀不是
 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興
 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字下
 反挑脚處有一闕○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槩持

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流帶
看天五字有損也

喪師衰經

顧德玉字潤之，博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
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吾昔寢疾于杭，潤之
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今我
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
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
明日，乃至，携李潤之奉其屍，斂于家，衰經就位，邦人
士為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于海鹽，近顧

氏之先坐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斂于家禮，與曰：吾聞
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
則將，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不
心者，弗為也。曰：師無服而為衰經，固近於掠美者矣。
曰：疑衰加麻之經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經而出，至葬
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
子也。何其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人心天理
之木然若之何其感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孺，越之
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為師生而莫
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於

不可行之時蓋絕無而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後世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乎中歟

法帖譜系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刻板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此歷代法帖之祖

灃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大觀大清樓帖

三山木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本

二王府帖

蜀本

黔江帖

長沙別本

臨江戲魚堂帖

廬陵蕭氏本

紹興監帖

利州本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新絳本

淳化法帖

福清李氏本
絳本舊帖

東庫本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爲祖，十絳帖次之，二十臨江又次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太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爲勝。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家開群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好。

淳化祖石刻

大梁劉衍卿世昌云：太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攜余同觀。

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曾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爲何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

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丁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褙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爲版本而石本復以次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

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余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措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二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別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于秘閣前有目錄

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

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沙魘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名曰沙魘土人熟此不以為異唯取冷水噴巽候稍

息飲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驚駭

孝行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胃割取心肉一盪煮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隣里憐其且欲絕乃哀財命願貞觀道士馬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過其家觀良吉曾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

予因述其事以為勸郡宋翠巖先生有詩紀之其小序曰夫孝為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鞠育教誨劬勞其恩號罔極然而剖心割股恐其傷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為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祿隨之眾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白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

故為顯白其孝以為人子之勸省也宗儀之先人有
 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張君思廉嘗書于楊鐵崖
 先生所撰墓銘之後矣今併錄于此云元故白雲漫
 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
 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齧牀簣衾褥號
 叫以紆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
 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
 曰剖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甚不知也今事
 急矣敢犯死取一瓣為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瘳
 禱畢即引刀欲下忽有一童子自外躍入叱曰母自損

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
 數字于几面擲筆一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嘔
 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
 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
 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
 舉張子曰齊諧志恠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
 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
 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彼以謂玄武神者西
 北方之氣也莽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色
 投湯熨火挾湯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

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氣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馮精魄以遂孝子之請也不然何寧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監乎明先子宗儀與余友善其寓殯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不遠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之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稽張憲譏

廉使長厚

徐文獻公為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乎江有旨遷置于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刷支郡諸司

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取狀至是引決公謂曰正且在邇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闕致賀受刑而從事無耻也否則為不敬盍別議之吏以白于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私第延賓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以賓禮死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

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執以驕凌之然後為尊嚴乎吏赧甚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餅內沃以沸湯密封餅口炙之乃飲其妙莫量

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衍太未人大父為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先生疎曠故高不事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上遙謂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下群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聽玄集造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兼通聲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五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年饑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母至客先生家又偽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弗知因羅梓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先生不勝慚明日持玄條緇笠詣仇山村先生別值晨出

因留詩一章，詞有「西冷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於斯明白，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太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五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弗瀆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號也。

抗疏諫伐宋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一品官，有人作詩悼之，云：奇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干世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為。忠魂久掩孤城館，褒詔新鐫一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為言故國黍離離。

髮殖

婦人頭髮有時會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殖按」。

此音佳又黏也
如早又肥也

工記弓人注云臚亦黏也音職則髮臚之臚正當用
此字

鬼賊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
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
為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間他所有震
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
以鐵簡投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
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
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

日數為他人借觀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
置也遂用偽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行酒以疾辭
太王怒便欲為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
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既而電掣雷轟烟火
滿室頃更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
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
官庫泰不華元帥為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
賊云余親聞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即
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居士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
 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僧能改齋漫錄云
 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
 齊東海上有居士任商華仕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
 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
 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然則居士云者
 處士之類是已

官奴

今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夫官酒人奚三百人注
 今之待史官婢

寶晉齋研山圖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
 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衰
 几隱約烟朦朧巖巖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
 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
 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
 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寄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
 碧崢嶸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
 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竟往往入佳
 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眾物肩何必嵩少
 隱可藏為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

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
 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
 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自從此
 吾齋氣秀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
 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為畫圖錢唐吳孟思書文後
 携至吳興燬于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于此

衛夫人

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
 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
 尉展之弟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親家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
 今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
 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
 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
 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為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
 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蘇氏開談錄馮道與趙鳳
 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為道未人
 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言道都不答
 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梵嫂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
 穀清異錄京師太相寺國僧有妻曰梵嫂

房老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朔風及色衰退為房老

